

苦夏漫漫话小暑

■ 王婉若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夏至后15天,斗柄指向丁位时就是小暑。暑,表炎热,小暑为小热,意思是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

万物在小暑这一天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而呈现“物候”,我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唐代诗人元稹这首《小暑六月节》节气诗完整地描述了小暑三候。随着小暑到来,热风扑面;大雨将临,竹子在风中喧闹,雷声中山色灰暗;一场场夏雨后,门窗深印青霭,台阶长满绿苔;老鹰为攀碧落清凉,习练搏击长空;避暑的蟋蟀躲到庭院的墙角下鸣叫,催人心烦。

农谚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热,是小暑给人的第一印象,宋代陆游在《苦热》中吟道:“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表现的就是这种坐在蒸锅中溽溽出汗的状态。正因为小暑气温高、日照时间长,在我国自古就有在小暑时节晒衣服、晒书画的习俗。民谚有云:“六月六,家家晒红绿。”这里的“红绿”就是指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除此之外,民间的轿铺、皮货铺、字画店、药店以及林林总总的各类商店,都要晾晒各种商品。这样既能除霉味,又能防止衣服、书籍等受潮生虫。关于晒书这一习俗,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一个风雅趣事,即东晋名士郝隆,见邻人皆晒衣被,就跑到太阳底下平躺着,掀起衣服把肚皮对着太阳。旁人不解地问他干什么,答曰:“晒书。”

“雨气西山黯未开,闻小暑一声雷。不烦走马冲泥苦,便可乘船入市回。”(《牵牛花十二韵》)

清人朱彝尊在小暑的境况就要比陆游好一些:小暑这天响起雷声,将会迎来一场大雨,再也不用骑马出去,弄得一身泥土,倒是可以乘着船儿进城,再乘船回家。小暑的雨不仅便利了行舟,更对伏旱的农业有着积极的作用,农谚有“伏天里的雨,锅里的米”之说。宋人刘克庄《久雨六言之四》说:“平陆莽为巨浸,晴空变作漏天。明朝是小暑节,重露必大有年。”农历六月是一年的年中,农人经历了夏收、夏种,把收获的新米祀神、祭祖,祈盼秋天的好收成,之后饮酒“食新”,搞劳上半年的辛苦,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结束后,田间的农活也不能松懈,清代袁景澜《田家夏日》便描绘了农人在溽暑中辛勤劳作的情景:“满树凉露树烟青,早作田家望晓星。姬起晨炊翁出户,牵牛前向踏车亭。当年耘苗汗雨蒸,夏畦无处觅凉冰。田中粒米皆辛苦,寄语官仓莫浪徵。”

应对漫漫苦夏,如何消暑?古人自有妙招。唐代孟浩然傍晚散发开窗纳凉:“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辛大》)在夏夜清雅的荷风、竹露、古琴中,辗转出一缕怀想友人之情。宋人秦观则在柳荫里支起胡床纳凉:“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纳凉·携杖来追柳外凉》)夏日焦躁的心情在莲花幽香中逐渐安定了下来。宋人晁补之躲到气候凉爽的玉溪与友人烹茶、分茶,写下“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二首》)的诗句。

小暑至,一年已过半。夏夜纳凉,仰望星空,品味诗意,看点萤火,有如碧落繁星,忽閃忽閃,伴随着人们度过这浪漫的仲夏之夜。

伏天吃瓜

■ 王新芳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小暑之后,阳光当头泼下,天地如同烤炉。吐着舌头的花狗,任意嘶叫的金蝉,都让汗流浹背的人们不胜其烦。

这些炎热的日子里,所幸有西瓜可消暑。风住在瓜里,雨住在瓜里,住在瓜里面的,还有日月星辰,鸟鸣虫叫。金圣叹说:“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文人吃瓜,讲究一个“雅”字,使用方式和盛放用具都有说法。黄庭坚在《食瓜有感》中说:“薛井筠笼浸苍玉,金盘碧箸荐寒冰”,他先把西瓜用竹笼装好,然后浸到长满苔藓的井中,待浸满凉意后取出,用金盘装,再用碧箸佐以食用。老百姓吃瓜,就省了很多麻烦。树荫下一站,搬过一个瓜来,一分为二,再沿横截面竖切几块,红瓤黑籽,入口沙甜,大口吃瓜,别有一番野趣。

和吃瓜有关的一个成语叫“浮瓜沉李”。浮瓜,浮甘瓜于清泉;沉李,沉朱李于寒冰。用冷水果解暑,是消暑乐事。刘楨在《瓜赋》中描述,西瓜摘下后要先“投诸清流”,然后待水的清凉浸透瓜皮,方可食用。元人张可久有一支小令:“澄澄碧照添波浪,青杏园林煮酒香,浮瓜沉李雪冰凉。纱厨藤簟,旋剪新酿,乐陶陶浅斟低唱。”浮瓜沉李,

又用“雪冰凉”形容,每读至此,就觉清冽之气顿生。

儿子小时,最爱吃瓜。那时,我们住在乡下,常把小方桌放在大门口,贪那一丝过堂风。母亲摆好小板凳,招呼我们过来。父亲拿来菜板和菜刀,抱来一个瓜,手起刀落,就听得西瓜破裂的清脆声,红瓜瓢搭配绿瓜皮,怡红快绿,赏心悦目。儿子光着腚,通身不着一布,捧着西瓜吃了一块又一块,瓜汁粘得满脸,汁液顺着脖子滑入肚脐。瓜籽更调皮,这儿一粒,那儿一粒,像豆豉一样黏在脸上。儿子吃瓜的模样,现在想来,都让我忍俊不禁。

对于半大孩子来说,买瓜不如偷瓜。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调皮的天性使然。夏夜里,暑气渐消,月亮躲进了云层。星光点点,萤火飞舞,瓜地里的虫声,比别处更清亮。看瓜的老爷爷躺在瓜棚里睡着了。几个小身影蹑手蹑脚潜入瓜地,抱起一个西瓜,再蹑手蹑脚地离开。然后,孩子们就躲在树林里吃瓜,欢声笑语,自由自在。

伏天了,热就热吧,没有人会为了热而发愁。顺应天命,岁月从容,伏天吃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蛐蛐的呼唤

■ 王忠萍

傍晚,和爱人在鸿鹄园散步,突然听到一阵久违的虫鸣,爱人欣喜地说:“是蛐蛐的叫声,小暑到了。”

进城这许多年都听不到蛐蛐叫了,而我小时候,院子里,床底下,都有蛐蛐的叫声,尤其晚上,此起彼伏,像是蛐蛐弹奏的交响曲。

这些蛐蛐都是小弟逮的。每年一到暑假我们都嫌热,嫌蚊子多,吃过晚饭,搬着小凳子拿着扇子在院子里乘凉,可他每晚都拎着手电筒跟在几个上海知青后面逮蛐蛐。他耳朵尖,总能准确地捕捉到蛐蛐的藏身之处,扒开草丛,掀开砖头瓦块,小心翼翼又迅猛无比地逮住一只又一只蛐蛐,代价是胳膊上和腿上被蚊虫咬得全是包,常常被母亲呵斥责骂。

母亲的骂,小弟是听不到的,他只能听到蛐蛐的叫声。每母得到一个叫声响亮、身形健硕的蛐蛐,小弟都欢喜得像中了彩票似的。

他把蛐蛐养在夯实了土的小瓦罐或搪瓷缸里,每天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一点米粒、草叶、辣椒,小心翼翼地用蛐蛐草训练蛐蛐,小心翼翼地端着蛐蛐罐去别人家斗架。

蛐蛐是小弟的命,有一天,母亲打扫卫生碰倒

了一个蛐蛐罐子,蛐蛐蹦了出来,被芦花鸡一口啄了,小弟一听说,一屁股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

那时的生活十分贫瘠,那时的小弟快乐无比,小弟的快乐感染了家里人,饭桌上常听他眉飞色舞地说着他的蛐蛐,卖弄他从知青大哥哥那里学到的连父母都没有听说过的关于蛐蛐的知识和典故,粗茶淡饭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现在生活好了,信息也发达,我从网上学到更多节气的知识,不仅知道二十四节气,还知道每节气分三候,每五日为一候,而每一候都以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比如“东风解冻”“蚯蚓见”,比如“鸿雁来”“萍始生”“桃始华”等等,仅仅望文生义,足以让人生出无限遐思,感慨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就像这小暑,“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蟋蟀即蛐蛐,连小小的蛐蛐都知道小暑后将进入伏天,要早早离开闷热的田野,躲到庭院的墙角脊瓦里避暑。虫兽尚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像小弟那样开心地快乐地生活呢?

今晚,在这小暑之夜,蛐蛐吟唱带给我无尽的回忆和感动,我仿佛看到童年的小弟,挥舞着装在小纸筒里的蛐蛐朝我得意地喊:“姐,我逮着了一只大花脸!”

小暑的处方

■ 马洪涛

此刻开始,风中的浪
由远及近,一浪高过一浪
簇拥着,把夏天推向山脊上的羊群
推向树荫下小憩的大花狗

草丛的关节发出滋滋的声响
蟋蟀告别田野,搬迁
寻觅一处庭院幽幽的角落
与水井为邻,在影子上修筑家园

长着霉斑的红袄携手泛黄的书籍
在楼顶宣示着领土的主权
棉絮私藏了阳光,蜕变成云朵
文字吸收了墨蓝,一点点膨胀

薄荷叶三片,莲子芯七枚
连同几声蛙鸣,几缕月光为药引
浸泡出一剂祛暑的偏方

时有微凉不是风

■ 李仙云

这个炎夏似乎来得比往年都要匆忙,还未进入“上蒸下煮”的三伏天,各地气温都已飙升至高温红色预警线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曰:“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可这犹小还未至极热的小暑天,却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热浪滚滚可燃袍。”在这骄阳炙人的酷暑天,沏一盏香茶,伏于案头展开书卷,跟随古人的诗句去觅那千年前的一抹清凉,沁润焦躁难安之心。当俗欲之火被恬静安然一点点驱逐消散,从容淡定中燥热也就被封于心门之外。

一直对“为得青云志,甘舍红袖香”的唐朝风流才子元稹颇有微词,却唯独喜欢他这首《小暑六月节》:“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时节倏然间就迈入小暑的门槛,热风袭来总让我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那句“划一根火柴,都能把空气点燃”。在暑天这“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蕃秀之时,总会有骤

降的阵雨滋养禾苗花木,干渴的竹叶在风中哗啦啦哼唱着迎接天降甘霖,山林昏暗,雷声轰隆,四野里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隔着千年的岁月,妙诗如舟,载着我逆流而上,我犹如置身古时阁楼,窗外空中是缥缈的青色雾霭,多日的梅雨已渲染得庭院满地绿苔。举目则看到小鹰已展翅翱翔于清凉的高空,热得蟋蟀躲于屋檐墙角下,那往年熟悉的“唧唧吱吱”的叫声,让人禁不住感叹,寂寂流光,短如朝露。

持续数日的高温,晒得花草树木都失了精神,叶子耷拉着。我最喜在日暮时分徜徉于公园、河堤,可处处被热浪裹挟着,热得人汗珠淋漓,不由想起宋朝杨万里的这首《夏夜追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寥寥数语就将一幅画面感十足的夏夜追凉图呈于眼前。暑天的“夜热”竟如同“午热”般让人难以入寐,起身独行于皎洁的月光下,静谧清幽的月色里竹影婆娑,树荫浓密,虫鸣啾啾,心下顿

生凉意。那一刻,默坐河岸,潺潺河水在月光里泛着碧波波光流向远方,眼前水杉树林浓密幽深,空气里弥漫着悠悠荷香,蛙鸣如擂鼓,在静夜里“呱呱”地一阵紧似一阵,没一丝风却分明让人燥热顿消。

“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荐枕,黄妳亦升堂。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晚窗无一事,步履到西厢。”品读金瓶鹿铸的这首《喜夏》,让人不得不惊赞诗人的处世智慧,我若无力改变境遇,那莫不如欢喜接受。惹不起那就躲呗!酷热之下逃至密林溪水间,嬉听鸟语静赏翠竹,侧耳倾听雨打莲荷,幽幽清香沁入肺腑。心中清静方能感受晚凉之适,那“哒哒”的木屐声里,让人听到的分明是慢生活的闲适与悠然。

古有“望梅止渴”,今我“诗中觅凉”。在这烈日炎炎的酷暑之时,“柳上蝉鸣燥,池中蛙鼓噪”,万物都在这“上蒸下煮”的“桑拿天”与苦夏搏斗,愿我们能多一份安之若素的清宁之心,心静凉自生,风定自能闹到莲香。

